

「社會主義國際」與拉丁美洲

——兼論其對中美洲緊張情勢的影響

王建勛

一、歐洲「社會主義國際」的擴張

歐洲「社會主義國際」是一八八九年歐洲社會主義者以「國際社會主義勞工運動」的名義，在巴黎所創立的「第二國際」。在初期的主張是強調以單純的、合法的、和平的手段促進國際勞工團結運動為主要目標。但是因其內部派系分立，「工團主義」、「馬克斯主義」以及「無政府主義」等的互相衝突，傾軋不已，而並無任何成就^①。

一九〇五年蘇俄革命失敗，「孟什維克」與「布什維克」兩派鬭爭激烈，以列寧為首的「布派」力主暴力革命，「孟派」則主張合法鬭爭。兩派不停的衝突，使「社會主義國際」的發展遭到很大阻礙。可是，從十九世紀九〇年代起，「社會主義國際」的重大活動，無論在宣傳上或行動上，都特別熱衷於世界問題；以致如何仲裁國際爭端、避免大戰，已成爲它最主要的課題。直到今天，「歐洲社會主義國際」仍是以維護世界和平、緩和、裁軍爲主要奮鬥目標。亦因此，它對世界問題的重視，往往超過了它對「社會革命」的重視^②。

然而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面對民族主義的興起，「社會主義國際」內部又告分裂，很多歐洲國家的社會主義黨走向「社會主義的愛國主義」。此一被列寧形容爲「已發臭了的僵屍」的「社會主義國際」隨之解體，一直到戰後才恢復聯繫。

進入一九三〇年代，「社會主義國際」所面臨的不僅是希特勒的侵略與擴張，還有「第三國際」（共產國際）的挑戰。一九

註① "Le Socialisme de La Renaissance" Pres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1, Paris pp. 65-68.

註② *Politique International*, "Socialists et La Lute pour La Paix" No.3, 1981, Paris, p. 81.

三二年，「社會主義國際」雖然拒絕參加俄共在阿姆斯特丹召開的世界反戰會議，堅持不與「共產國際」聯繫，但是在希特勒擴張主義威脅下，又無力單獨維持世界和平。因此，一九三八年，除了英國「勞工黨」堅決反對「納粹」、芬蘭「社會黨」聯合希特勒反對蘇俄之外，法國、荷蘭、瑞士及比利時等很多國家的「社會黨」聲明在戰爭中保持中立。於是在一九三九年，隨着「社會主義國際」主席布魯契爾（Louis de Brouckere）及秘書長奈德里（Fritz Adler）的辭職，「社會主義國際」亦再度解體。

至一九五一年夏，英國「勞工黨」領袖莫根（Morgan Philips）在法蘭克福召集會議，重新恢復「社會主義國際」的活動。這時，如何維持世界和平及對共產主義的態度，仍是該國際所面臨的重要課題。當時因為韓戰爆發，在東西對抗中，美國保有軍事優勢，「社會主義國際」不僅仍拒絕與俄共及與俄共合作的「社會主義黨」發生聯繫，並且決意傾向北大西洋公約。一九六二年，莫根在奧斯路（OSLO）的聲明中，曾宣佈所有「社會主義——民主黨」派均承認北約同盟是維持世界和平的堡壘^③。直到一九六九年秋季，西德「社會民主黨」執政，布蘭德（Willy Brandt）出任內閣總理，推行「東進政策」。「社會主義國際」在其影響下才開始與俄共改善關係。

一九六九年六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世界共黨大會，俄共曾發動和平攻勢，要與所有的民主政黨、激進的民族解放陣線、激進派組織等改善關係，唯獨未包括「社會主義國際」和所有的社會黨在內。一九七〇年八月，德蘇條約的簽訂，使俄共與西德「社會民主黨」能在緩和、和平的基礎上改善關係。影響所及，一九七一年三月，俄共第廿四屆共黨大會提出要支持與所有東方或西方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發展合作關係，並把「社會主義——民主黨」視同社會主義陣營一樣，都是為了和平的目標而鬭爭。但是俄共在這次大會中表示要與「社會主義——民主黨」合作，還不意味着要改善與「社會主義國際」的關係。所以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五年間，雖然很多歐洲國家的社會黨已和俄共建立關係，可是「社會主義國際」與俄共仍然沒有任何交往。直到一九七五年已辭去西德總理職務的布蘭德當選「社會主義國際」的主席，改變了「社會主義國際」的路線，才導致俄共與該國際發展新的關係。

一九七六年四月，正值「歐洲安全合作高峯會議」以後，歐洲充滿一片緩和氣氛之際，「社會主義國際」在日內瓦舉行會議，會中決議要打破長期以來不與共產集團合作的傳統，決定主動的改善與蘇俄的關係。會中還決議該國際不再局限於歐洲地區，而要擴大影響，開始向第三世界擴張^④。

然而問題是，「社會主義國際」對第三世界從來沒有一個完整的理論基礎，更無法和長久以來在此一廣大地區施加壓力的共產主義相比擬；無論是馬列主義理論的影響，或是蘇俄在第三世界的活動，甚而當地共黨組織的發展，「社會主義國際」都無法

註③ *Politique International*, No. 3, 1981, pp. 83-84.

註④ *Politique International*, No. 3, 1981, p. 86.

和共產集團競爭。因而該國際即企圖隨着與蘇俄關係的改善，希望從支援那些第三世界國家隱蔽在「民族解放陣線」中的馬列主義運動，來表明它亦是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一支「國際主義」力量。

從一九一七年九月列寧取得政權，「社會主義國際」從沒有任何代表與俄共接觸。即使是西班牙內戰期間以及反「法西斯主義」最熾烈的時期，「社會主義國際」與克里姆林宮亦同樣沒有任何聯繫。但是到了一九七八年，「社會主義國際」在赫爾辛基召開一項裁減軍備的會議，莫斯科首次派遣代表參加該項會議^⑥。一九七九年十月，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雖然以和平、裁軍名義邀請「社會主義國際」的九人代表團在克里姆林宮會晤，但實際上是俄共要鼓勵該國際在國際事務上所扮演的角色。「社會主義國際」與蘇俄關係既經改善，雙方對世界問題的觀點亦較接近，故從一九七六年起，該國際對外擴張的策略，也逐漸的在拉丁美洲產生了很大的反響。

二、歐洲「社會主義國際」在拉丁美洲的滲透

自古巴赤化以後，拉丁美洲國家的軍人們經常爲了防制共黨顛覆，應付各種危機，而不停的發動軍事政變，以致有更多國家相繼進入軍事統治。其後，世界能源危機，又使拉丁美洲非產油國家受到極大衝擊，貿易與財政赤字大增，經濟危機日益加深，其所引起的社會不安與動亂，更導致很多軍事政府都提高了鎮壓措施；這種鎮壓措施在有些國家便激起了人民的反抗。都市恐怖層出不窮，鄉村游擊隊復起，極左與極右派不停火拼，人權的保障已蕩然無存，因而即引起國際間的不良反應。西歐和北歐國家對拉丁美洲所謂「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蔓延深表關切，一些已執政或未執政的社會主義黨的政治領袖們，即企圖利用維護拉丁美洲民主政治的發展，來推展「社會主義國際」運動。

事實上，自世界能源危機以後，西歐國家亟須依靠第三世界的天然資源，而企圖加強與第三世界的經濟關係。但是在拉丁美洲，愈來愈多的受美國援助與美國私人資本影響、且通常都與美國保持緊密關係的軍事政府，已成爲西歐國家在拉丁美洲拓展貿易與經濟關係的一大阻力。一九七五年西德以大規模核能設備出售給巴西，致引起西歐國家與美國在此一地區內的經濟衝突。這亦是「社會主義國際」要反對軍事獨裁，維護民主，以便於推動拉丁美洲國家加強與歐洲國家關係的原因之一。至美國卡特總統入主白宮以後，他爲了改善拉丁美洲的人權情況，會經常以停止經濟和軍事援助爲要挾，造成了美國人權外交與拉丁美洲軍事政府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正如同美國資本與西歐資本衝突一樣，更鼓勵了「社會主義國際」要加強在此一地區的活動。這亦是「社會主義國際」要在此一地區擴大其影響並積極進行滲透的另一主要因素。

^⑥ 俄共所派代表不是裁軍專家，而是國際勞工運動的負責人波諾瑪利夫(Boris Ponomarev)。這顯示俄共故意要在理論上與「社會主義國際」接近。

一九七六年五月，「社會主義國際」在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加斯召開「歐洲與拉丁美洲社會主義國際」會議。參加這次會議的有西德「社會民主黨」的布蘭德、奧地利「社會黨」的柯典斯基（Bruno Kreisky）、法國「社會黨」的羅卡德（Michel Rocard）、葡萄牙「社會黨」的薩瑞斯（Mario Soares）、西班牙「社會主義勞工黨」的干薩利（Felipe Gonzalez）以及英國「勞工黨」和比利時、丹麥、瑞士、挪威、芬蘭等十七個國家社會黨領袖。拉丁美洲有廿一個社會主義黨或傾向社會主義的政黨領袖人物參加。此次會議主要討論了美國與拉丁美洲的關係，如何加強歐洲與拉丁美洲的合作以及如何為拉丁美洲打開一條新的道路。一九七八年三月，葡萄牙社會黨領袖薩瑞斯帶領該國際的一個代表團訪問墨西哥，多明尼加共和國、委內瑞拉、牙買加、哥斯達黎加、巴西、烏拉圭、厄瓜多、波利維亞等國，以加強與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民主」政黨的聯繫。一九七八年五月，多明尼加共和國總統選舉，已參加「社會主義國際」的「多明尼加革命黨」（P.R.D）領袖古茲曼（Antonio Guzman）獲勝，更激勵了拉丁美洲的「社會主義——民主黨」，因此，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在溫哥華召開的「歐洲與拉丁美洲社會主義國際」會議，便有二十九個拉丁美洲的政黨參加。在這些參加會議的政黨中，不僅包括一般的社會主義或傾向「社會主義——民主」的政黨，更有激進而反對美國的「波多黎哥獨立黨」（P. I. P）、尼加拉瓜的「桑定解放陣線」（FSLN）以及牙買加的「人民黨」（PNP）等的政黨在內。

拉丁美洲屬於或傾向「社會主義國際」之政黨，可分為二種：

(一) 屬於社會主義國際之會員者：

阿根廷..... 人民社會黨（PSP）

巴貝多..... 巴貝多勞工黨（PTB）

智利..... 急進黨（PR）

哥斯達黎加..... 民族解放黨（PLN）

多明尼加共和國..... 多明尼加革命黨（PRD）

薩爾瓦多..... 民族革命運動（MNR）

牙買加..... 人民黨（PNP）

委內瑞拉..... 民主行動（AD）

人民選舉運動（MEP）

巴拉圭..... 二月革命黨（PFR）

(二) 與社會主義國際已有聯繫之政黨②：

玻利維亞……民族左派革命運動(MNRI)

左派革命運動(MIR)

格林那達……New Jewel Movement

烏拉圭……擴大聯盟(FE)

瓜地馬拉……革命統一陣線(FUR)

社會民主黨(PSD)

尼加拉瓜……桑定民族解放陣線(FSLN)

墨西哥……憲政革命黨(PRI)

阿根廷……人民急進聯盟(UCR)

蒙特尼羅(Montomero) 貝隆主義運動(MPM)

巴西……巴西勞工黨(PTB)

智利……社會黨(PS)

厄瓜多爾……左派民主黨(PRD)

巴拿馬……民主革命黨(PRD)

社會民主黨(PS)

民主獨立運動(MID)^⑤

秘魯……美洲人民革命聯盟(APRA)

^⑤均曾參加在溫哥華召開的「歐洲與拉丁美洲社會主義國際」會議，並與該國際有密切聯繫。
^⑥社會民主黨和民主獨立運動競爭取社會主義國際的承認。

在溫哥華會議中，更重要的是創立了「社會主義國際」在拉丁美洲的工作機構，由「多明尼加革命黨」領袖哥尼茲(Fran-cisco Peña Gonzalez)主持。同時選出拉丁美洲國家的前哥斯達黎加總統奧杜柏(Daniel Oduber)，前牙買加總理曼雷(Michael Manley)，委內瑞拉「民主行動黨」領袖巴里奧斯(Gonzalo Barrios)，及智利「社會黨」領袖蘇爾(Anselmo Sule)四人出任「社會主義國際」的副主席。從這些重要人選來看，奧杜柏和巴里奧斯是傾向於瑞典「社會黨」的穩健路線，而曼雷和蘇爾則屬於西德「社會民主黨」的激進派^⑥。兩派雖有分歧，但是西德「社會民主黨」擔負該國際活動費用的百分之六

^⑥ Le Monde diplomatique, Jun. 1980, Paris, "Le Social-democratie en Amerique Latin" p.17.

十，並且布蘭德擔任該國際的主席，已掌握了整個「社會主義國際」的組織與對外活動。

「社會主義國際」在拉丁美洲的工作機構，是以「拉丁美洲民主研究中心」為領導核心，總部設於哥斯達黎加，並在各國設立分支機構，一般稱之為「克達利那」(La Catalina)，專為吸收青年、組織勞工及聯合知識份子等，以擴大羣衆基礎來影響當地國家的政治^⑨。另外設立基金會(Fondation Friedrich-Ebert)，作為聯合拉丁美洲左派及激進派政治力量的一個基礎，以組成左派聯盟，擴大各國的革命運動；同時，經由西歐各國政府的財力支援，在日內瓦設立「國際合作基金」(FLEU)，專門收容拉丁美洲國家被放逐的左派政治領袖，使他們對其國內反對軍事獨裁、反對美國干預以及激發革命運動，能產生號召作用^⑩。總之，「社會主義國際」的滲透策略，首先是促使拉丁美洲各國的所謂民主力量增強，其形成一個強大的反對派，能在選舉過程中取得政權。不然，即支持民主及左派力量，從軍事政府與反對派的尖銳對立中，引起廣大的反政府運動，最後推翻政府。「社會主義國際」曾以此一策略聲援尼加拉瓜「桑定民族解放陣線」，而今又在聲援薩爾瓦多的「民主革命同盟」與左派游擊隊。以往，拉丁美洲傾向「社會主義——民主」的政黨，大多是反共而溫和的，如秘魯的「美洲人民革命聯盟」、委內瑞拉的「民主行動」、哥斯達黎加的「民族解放黨」等等，長久以來已沒有社會革命的色彩。可是自從尼加拉瓜的「桑解陣線」取得政權以後，由於「社會主義國際」的衝擊，巴西的「勞工黨」、格林那達的New Jewel Movement、牙買加的「人民黨」、智利的「社會黨」和「急進黨」、哥斯達黎加的「民族解放黨」、薩爾瓦多的「民族革命運動」、委內瑞拉的「民主行動」以及巴拉圭的「革命黨」等，都在迎合「社會主義國際」激進的主張，改變以往溫和的立場。它們紛紛創立「社會主義國際」的分支機構，吸收工會領袖，擴大羣衆基礎，甚而鼓動社會革命，顯示「社會主義國際」已對拉丁美洲的政治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歐洲「社會主義國際」對拉丁美洲政治發展的影響

近年拉丁美洲日趨複雜的情況，不僅是來自國際共黨的入侵和大國的干預，也導源於本地區各種因素：如各種地區經濟組織所造成的壁壘、墨西哥及委內瑞拉產油國家的興起^⑪、巴西要在拉丁美洲爭霸^⑫、古巴在中美洲及加勒比海擴張、美洲國家的

^⑨ Le Monde diplomatique, Jun. 1980, p. 15.

^⑩ 同註^⑨。

^⑪ 近年墨西哥以其頻繁的外交活動，要帶領中美洲國家脫離美國的勢力範圍，其與日俱增的影響力，使美國的干預政策遭遇很大阻力。而委內瑞拉以其石油外交帶領拉丁美洲走向經濟整體化，亦會對地區情勢發生影響。

^⑫ 巴西不願支持以美國為中心的西半球集體安全，而企圖建立以其自己為中心的地區經濟、政治與軍事的體系，當今拉丁美洲的集體安全，如不能獲得巴西的支持，即難成功。

紛爭及西歐要在拉丁美洲填補美國已衰退的影響力量等等。尼加拉瓜建立「桑解」政權以後，接着又是薩爾瓦多危機。這些複雜的情況，立即在中美洲形成了極為緊張的國際權力鬭爭。

在這種複雜的情況下，當前的拉丁美洲國家可分為四大類型：其一是共黨或已接近共黨的國家如古巴、尼加拉瓜及格林那達。其二是軍事統治而反共的國家如阿根廷、智利、烏拉圭、巴拉圭、瓜地馬拉、玻利維亞等。其三是傾向於「基督教民主黨」的中間偏右路線，一方面希望美國加強援助，另一方面又反對美國的干預，如委內瑞拉和多明尼加共和國等。其四則是接受「社會主義國際」路線，要在古巴（極左）和智利（極右）之間尋找第三條路線的國家。

前兩類是兩極化的發展，而後兩類曾經尋求合作。因為拉丁美洲傾向「社會主義國際」的政黨和「基督教民主黨」都是淵源於歐洲，深受歐洲的影響，所以在美國卡特總統時期，歐洲「社會主義國際」曾企圖聯合「基督教民主黨」共同作為拉丁美洲政治的中心，促進民主政治的穩固與發展。可是一九七九年美國對尼加拉瓜的情勢失去控制，接着即引起薩爾瓦多危機，這時「社會主義國際」已公開呼籲國際間支持薩爾瓦多的左派游擊隊；而拉丁美洲的「基督教民主黨」則要支持與軍方聯合的薩國「基督教民主黨」政府，於是兩者分道揚鑣，形成對立。首先是屬於「社會主義國際」的委內瑞拉「民主行動黨」與「基督教民主黨」發生衝突，而後是屬於「社會主義國際」的「多明尼加改革黨」與「基督教民主黨」亦發生分裂，隨之，這兩種政治力量亦在拉丁美洲展開鬭爭。

一九八〇年一月，「社會主義國際」在哥斯達黎加首都聖約瑟召開「歐洲及拉丁美洲社會主義國際」會議，會中曾討論是否接受葡萄牙「社會黨」領袖薩瑞斯的建議，在拉丁美洲推動「社會主義——民主」在反對軍事獨裁鬭爭中與共黨進行合作。然而大部份的代表仍不願意放棄民主與自由號召下的廣大羣衆，認為在拉丁美洲，包括民主運動、革命運動、愛國運動、宗教運動等為了自由獨立而聯合的「左派聯盟」，仍是一個重要力量，故而主張仍應繼續把尼加拉瓜「桑解陣線」的經驗推廣到其他國家。同年三月，在多明尼加首都聖多明尼哥召開的「歐洲及拉丁美洲社會主義國際」會議，已對美國展開攻擊，並再度聲援中美洲的左派游擊隊。在他們發表的公報中，激烈的抨擊美國的中美洲政策，一致表示要以獨立自主的精神支持中美洲的左派游擊隊。一九八〇年九月「社會主義國際」在委內瑞拉首都卡拉加斯召開的會議，更反映了他們對中美洲情勢的關切，特別是薩爾瓦多。他們聲言反對美國干預，主張薩國「民主革命同盟」與左派游擊隊共同參加政府，並強調該國際與拉丁美洲所有反對軍事獨裁、反對美國干預的人民團結一起。至一九八一年六月，該國際在尼加拉瓜首都馬拉瓜（Managua）召開會議時，西班牙「社會主義勞工黨」領袖干薩利（Felipe Gonzales）在大會演說中，猛烈抨擊美國對薩爾瓦多及中美洲的政策，聲言「社會主義國際」應積極支援中美洲人民的「武裝革命」。最後，會議在公報中，除了表示「社會主義國際」要全力支持尼加拉瓜桑解政府及反對美國干預外，並呼籲國際間應支援中美洲人民為了和平、正義和自由的「武裝鬭爭」。同年九月，該國際所有社會黨、社會民主黨

及勞工黨的七十四個政黨代表參加在巴黎舉行的會議，會中一致支持法國和墨西哥承認薩爾瓦多左派游擊隊是一個合法政治代表的聯合聲明，並再度呼籲國際間支持薩爾瓦多左派游擊隊參加政府。

「社會主義國際」對中美洲所表現的態度愈來愈為激烈。一向表現溫和而持重的歐洲「社會主義國際」突然在拉丁美洲展開一副奮勇好戰的面孔，當然會引起美國的憂慮。一九八〇年四月，美國國務院曾致函「多明尼加革命黨」領袖哥尼茲，表示美國對於「社會主義國際」的活動感到非常擔心，認為該國際不譴責蘇俄對阿富汗的軍事干預，反而提出有利於共黨的主張——鼓勵拉丁美洲的武裝革命，顯然已失去均衡的立場，並且認為該國際對美國的抨擊是曲解了美國的立場^⑩。至雷根總統入主白宮以後，華府也曾指責布蘭德領導的「社會主義國際」有利於共黨的作法，而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寇克派翠瑞克夫人更公開譴責該國際支持拉丁美洲的「武裝革命」是具有不良企圖，表示對該國際的作為深感遺憾^⑪。雷根政府為了阻止「社會主義國際」的滲透與影響，乃聯合「基督教民主黨世界聯盟」(UMDC)及該聯盟在拉丁美洲各地的分支機構(OPCA)，發起一項反對馬列主義、反對左傾的民主運動，希望以拉丁美洲的「基督教民主黨」來抵制「社會主義國際」。現在美國正積極支持薩爾瓦多的「基督教民主黨」。使其在今年三月間的大選中能夠獲勝，這將是雷根政府此一政策的重大考驗。

四、結 語

歐洲「社會主義國際」很早即反對美國的「門羅主義」，只是苦無良機。近年來，由於國際共黨的入侵、美洲國家關係的衰退，該國際為了突破美國與拉丁美洲在政治、經濟及軍事等多方面的緊密關係，不僅關切此一地區的政治發展，更要在經濟上支持拉丁美洲國家為獲得生產原料合理價格所進行的鬭爭，並提供為達成資源、資本、技術問題解決的各項援助，以加強歐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關係，俾能保證拉丁美洲國家能脫離美國的影響而獨立。另一方面，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也要減少與美國的貿易赤字，限制美國多國性企業的發展，因而紛紛轉向歐洲尋找市場和援助。在此情況下，西歐與拉丁美洲的經濟關係正在快速發展之中。一九七六年美國對巴西、阿根廷、智利、巴拉圭、烏拉圭、秘魯、尼加拉瓜及薩爾瓦多等國的貿易，即減少了約百分之十七，而西歐却逐漸的成為拉丁美洲國家的重要貿易伙伴，並且不斷的增加在此一地區的投資。因此，「社會主義國際」雖然聲援拉丁美洲的左派力量，但仍要阻止它們接受共產主義的經濟路線，不斷說服它們應保持與本地區或國際間「自由經濟」及「資產階級」的合作。這主要是為了得到西歐國家的利益。所以國際共黨雖已把「社會主義國際」視為共黨顛覆的代理人^⑫，但對拉丁

註⑩ *Le Monde diplomatique*, Feb. 1981.

註⑪ 同註⑩。

註⑫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卡斯楚在第二屆古巴共黨大會講話時指出，「社會主義國際」給中南美洲國家的政治帶來很大衝擊力量；它不僅擴大了本身的羣衆基礎，同時亦喚起了經常遭到壓制的廣大羣衆的覺醒，擴大了反對「美帝國主義」鬭爭的力量。

美洲左派的「社會革命」充滿矛盾的「社會主義國際」，還沒有被認為是國際共黨的同路人^⑭，它的主要目標是要帶領拉丁美洲在美俄之間走向第三條道路。可是這並不影響蘇俄儘可能的加強與「社會主義國際」的關係。

現在蘇俄爲阻止美國在西歐佈置新的戰略武器，乃極力分化西方世界，正可利用該國際影響北約的立場。一九八一年二月廿三日，俄共廿六屆共黨大會，布里茲涅夫特別提到要在世界裁減軍備問題上加強與「社會主義國際」的聯繫，並且對於該國際在國際事務中的成就表示祝賀^⑮。同年七月，布里茲涅夫又分別致函歐洲各國的「社會主義——民主黨」的領袖們，呼籲他們共同爲了世界和平而奮鬥^⑯。同年八月，「社會主義國際」在哥本哈根集會，曾有挪威、丹麥、荷蘭、比利時及盧森堡等國社會主義黨的領袖們，紛紛譴責美國在西歐佈置新戰略武器的計劃。這時，莫斯科則贊揚該國際的表現充滿了正義，並鼓勵其繼續在維護世界和平或裁軍問題上扮演一個重要角色。很顯然的，蘇俄已處處在利用「社會主義國際」對美國施加壓力。

在蘇俄對「社會主義國際」的攻勢下，目前該國際的重要目標是：一方面要儘量與蘇俄合作來帶領一個維護世界和平的鬭爭，另一方面則要繼續加強其對國際事務的影響。當前該國際反對美國在西歐佈置新戰略武器以及聲援中美洲的左派游擊隊，其意圖都對美國不利。

此外，法國「社會主義黨」是「社會主義國際」的重要成員。雖然法國「社會主義黨」仍保持其獨立的防衛政策，不太重視西歐佈置新戰略武器的計劃，並且它與「社會主義國際」在波蘭問題上亦有分歧；但是它與該國際要在第三世界與美國對立的政策完全一致。法國「社會主義黨」已經執政，它不僅有效的運用了國際間的壓力^⑰，並且最近更出售武器給尼加拉瓜^⑱。法國「社會主義黨」爲強化「社會主義國際」對中美洲緊張情勢的影響，已派該黨主席羅斯賓(Lionel Jospin)帶領一個代表團，參加今年二月廿四日在委內瑞拉舉行的「歐洲及拉丁美洲社會主義國際」會議，然後訪問尼加拉瓜、巴拿馬及古巴。其目的即是要激勵「社會主義國際」儘可能的支援薩爾瓦多左派游擊隊，並阻止美國可能對尼加拉瓜或古巴採取任何軍事行動。當前美國除了一再警告古巴和尼加拉瓜外，正以大量的軍經援助支持薩爾瓦多即將展開的選舉；但是「社會主義國際」則認爲美國的政策和拉丁美洲人民的利益具有很大矛盾，如果美國對中美洲的政策失敗，則將給此一地區帶來重大災難。因而該國際除了利用尼加拉瓜爲橋樑，集中目標支援薩爾瓦多左派游擊隊外，更要避免蘇俄和古巴對此一地區的左派游擊隊，產生壟斷性的影響。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九日脫稿

^⑭ *New Times* No. 37, 1981, pp. 16-18, "Social Democracy's Dilemma"

^⑮ *Politique International*, No. 3, 1981, p. 90.

^⑯ *Politique International*, No. 3, 1981, p. 89.

^⑰ 法國社會黨政府不僅與墨西哥聯合發表聲明，承認薩爾瓦多左派游擊隊是合法的政治代表，並且更促使聯合國大會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以六十八票對廿

^⑱ 二票，五十三國棄權，通過了法、墨的提案，要求在所有國家停止對薩爾瓦多政府軍援的情況下，經由左派游擊隊與薩爾瓦多政府談判，然後再尋求建立民選政府。

^⑲ *Le Monde*, Jan. 9, 1982.